

好的文字是有重量的

——访“2026中国文学盛典·鲁迅文学奖之夜”导演章瀚、刘嘉惟

□周 茉



章瀚



刘嘉惟

阳光穿过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巨大的书墙玻璃,斑斓的彩色光辉映照到地面上铺设的“文学之路”。室外大片云朵飘浮而过,梦幻的光影律动安静而浪漫。演播厅里,供职于SMG东方娱乐大型活动部的导演章瀚正同团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彩排。

年初接到任务时,导演团队最先做的事,不是急着出方案,而是花了很多时间“补课”,把往届中国文学盛典颁奖典礼全部看了一遍,系统梳理了鲁迅文学奖的历史、历届获奖作品、鲁迅先生在上海的生活轨迹等。团队有一个共识:要办好这台盛典,首先得让自己成为鲁奖作品的“深度读者”,成为鲁迅先生的“忠实粉丝”,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执行人员。在大家心里,只有真正理解了文学的分量,才知道怎么用舞台、用文艺去承载它。

基于文学本身的特殊样态和主题,此次盛典与章瀚以往负责的活动有很大不同。既要体现文学本身的庄重、严肃、圣洁之美,同时又要用灵动而丰富的文艺样态去烘托和外化。“文学本身是一个向内的文艺形态。但是我们做舞台艺术、电视艺术的,又是一个要向外去表达的工作。”如何平衡二者,是不小的挑战。

章瀚告诉我,此次盛典舞美形式犹如一本打开的书,去掉华丽的装饰,整体更内敛也更简约。节目设置上,音乐、舞蹈、朗诵等艺术形式都进行了再造,选择能够与文学契合的切入点,既有主题改编也有原创设计。她特别提到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“定制节目”,以文学爱好者的视角,唱出与书本、与作家之间的一种互动和共鸣。“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基于对文学的美感与爱,实现审美的共通与精神的共鸣。”

团队中,年轻的导演刘嘉惟负责盛典主体部分。当我问及盛典有何惊喜之处时,毕业于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他纠正我说,没有刻意制造惊喜,更想表达的是敬意。“我们把重心放在奖项本身,放在这个奖项所代表的文学精神,如何在今天依然活着。”

晚会上有一个环节叫“人民阅卷”,请来了读者代表、编辑代表,让他们和作家站在一

起——写作、出版、阅读,共同构成文学完整的模样。生活中也有阅读习惯的刘嘉惟认为,文学的“破圈”,是要让更多人意识到:那些在深夜里翻书的人,在地铁上读诗的人,在书桌前默默写作的人,他们和文学之间有一种真实而深切的联系。

盛典筹备期间,导演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时间紧张。获奖名单在7月中旬正式公布,盛典在8月底举行。这意味着团队必须在不知道获奖者是谁的情况下,提前做好所有的框架设计、舞美方案、节目编排,奖项公布后,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所有内容。

刘嘉惟透露,整台晚会的结构以“入画境,见文学”为线索:每个奖项的揭晓,都先播放一段精心拍摄的短片,让获奖作家走进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字世界,从舞台上被灯光和屏幕照亮的“文学之路”走到观众面前。“这条路,属于每一位以文字触摸时代的写作者。”

在短片拍摄过程中,作家们面对镜头时的状态让导演们感到惊喜。刘嘉惟发现:写作者其实是非常适合镜头的人——他们安静而专注,内心足够丰富。

成片拿到机房,再按照分镜头脚本严丝合缝地嵌入文本场景中,“既保留了真实拍摄的作家表情,又再现了作家想象中的人物,让他们得以在AI等技术的加持下最终相逢”。

文学生处,城市有光。盛典让文学的光亮从文字里散发出来,变成舞台上可以被看见、被听见、被感受到的情感。正如刘嘉惟所说,好的文字是有重量的,它值得被认真地对待,也值得被认真地呈现。

周 茉:近年来,您积极探索AIGC技术与传统导演流程的融合,推动智能舞美与虚拟主持在大型晚会中的应用。此次盛典是如何应用此技术的?

章 瀚:AIGC确实是我们这个团队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创作方法。从最早对于AIGC的初步探索到现在,团队已经能够熟练应用并且做一些独创的设计。前期我们经过了热烈讨论,怎样将这一技术融入盛典舞台的呈现?作家们会不会很抗拒?这些都是未知

数。最终我们选择了一个上难度的方法,对于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要求都很高,时间周期也短,但呈现效果令人非常满意。我们也一直在学习和探索AIGC的发展,紧跟技术前沿,让它可以恰如其分地为内容服务。

周 茉:盛典怎样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实现有机融合?

章 瀚:我们力求全方位呈现上海这座文学之城,让文学爱好者能够沉浸其中,深度体验文学的魅力。基于此,团队联络搭建了很多外景造型,设置光影投射、展览海报、雕塑形象、装置互动等。在北外滩开放的观景空间里,市民游客既可以体验文学之美,又可以感受上海的城市之美。

周 茉:在您看来,艺术舞台怎样才能更好地与文学相结合,光影律动的视觉效果如何能呈现出文字所蕴藏的精神质地?

刘嘉惟:我们的做法是,不试图用声光电去“翻译”文学,而是让舞台成为文学的“容器”,为文学提供空间,氛围和情绪,但把核心的表达权交还给文字本身和写出这些文字的人。比如开场的情景音诗画《炬火》,我们没有把它做成一场声光电的炫技,而是以戏剧、舞蹈、合唱的融合,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联在上海集结的历史时刻呈现在观众面前。舞台上一个个意象,就是从鲁迅和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里“长”出来的,文字是什么状态,舞台就是什么状态。再比如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原创歌曲《下一页续写》,它唱的是普通人和文学相遇的那些时刻,把文学的精神质地还原为一种可以被听见的生活状态。

周 茉:执导文学盛典的核心原则是什么?

刘嘉惟:盛典不能只显得“很上海”,还要“很中国”,更要“很文学”。比如,我们请了上海民族乐团全新编创了民族管弦乐《诗的中国》。这个乐团是非常“海派”的乐团,但演奏的是从《诗经》到唐宋词一路流淌下来的诗乐传统,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结合点——既有上海文艺院团的品质,又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厚度。并且,盛典的核心不是任何外在的形式,而是回归写作者本身,我们的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主角。

8月27日,来自上海的小白、姚鄂梅、木叶,来自香港、澳门、台湾的朱志华、史云彦、吴燕青、廖子馨、林慧娴、裨广瑜等中国作家,以及在上海驻站写作的美国作家克莱奥·钱、法国作家、翻译家菲奥娜·施·洛兰,秘鲁作家、翻译家莫沫相聚黄浦江畔,参加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、上海市作协主办的“山海不远 文学相逢”文学创作交流座谈会,共话文学,畅想未来。

文字是最熟悉的朋友

“我至今都没有特别明白,我怎么会变成一个作家。”小白回忆,自己最初走上文学这条道路,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使命感。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宅在家里,每天在网上与朋友聊天,讨论文化和历史。后来,他将聊天内容整理成文章,发表在论坛上,意外地获得了许多关注,“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10万+阅读量了”。正是这篇“10万+”让他获得了编辑的注意。此后,从专栏写作到小说创作,他一步步走进了文学的世界。

姚鄂梅自称有一项神奇的能力——能从人群中认出作家。她曾在不同的作家交流活动中,凭借一个人的神情和气质,认出原本陌生的同行。“大家虽然平时交流不多、匆匆而过,甚至都很陌生,但实际上,通过大家的表情、目光,我能认出来,这是一个作家。”

林慧娴在生命的两段低谷期中与文学建立起更深的联系。离婚后,作为单身母亲的她带着女儿生活,当时没什么钱,人生过得十分挣扎。她们住的街上有一些很小的书店,她就在一个旧书店里借书看,读到三毛、张爱玲的作品,“她们的作品就这样进入我的内心”。多年后,母亲的意外去世,让她真正开始写作。

史云彦希望人生有方向感,却又常常随遇而安。“我的心里面有一团火,我在写作上有一团火,可是我的性格又有像水的一面。”这种矛盾与挣扎,成为她不断写作的动力。

朱志华来到香港后,生活环境、语言环境都发生了变化,但文字始终是她最熟悉的朋友。在她看来,文学既可以容纳快乐,又可以安放悲伤。人与人之间是无法做到“百分之百贴合”的,文字是人与自己相处最好的一种方式。

菲奥娜认为,现代人依赖手机和人工智能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。“我们越来越依赖电子产品,如今又出现了人工智能,我们的思考仿佛越来越快速、越来越完美。”文字被AI化以后,我们所依赖的文字沟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?这是菲奥娜常常思考的问题。

来自中国台湾的作家则围绕记忆、家族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创作等话题展开讨论。有作家提到,写作某种意义上是在“对抗遗忘”。无论是个人记忆、家族记忆,还是时代记忆,都可能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来源。个人在重新回望自身经历的同时,也在不断理解自己与时代之间的关联。面对人工智能不断进入写作领域的情况,他们认为,那些属于个人、家庭和成长过程的记忆,是技术无法真正体验和复制的。对写作者而言,重新回到自身,书写那些只有自己真正经历过的人与事,也成为面对新的技术环境时的一种回应。

让文学拥有更辽阔的空间

如果说个人经验构成了写作的起点,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,则让文学拥有了更辽阔的空间。

克莱奥是一名美籍华人。她在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和政治学时,美国文学界并没有太多美籍华人的作品,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生活。“我觉得成为作家对我来说是很辛苦的。”后来,克莱奥开始阅读更多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

文学像万有引力,消除所有隔阂

——『山海不远 文学相逢』文学创作交流座谈会侧记

□邓洁聆

的文学作品,这让她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写作位置。

莫沫在中国工作了十多年。最初,学习汉语只是工作需要,但在学习的过程中,她逐渐接触中国文学,并开始到中国不同的地方生活、旅行,认识了不少作家。后来她发现,许多自己在中国读到的作家作品,在海外却很难找到,“这些作品都没有翻译出来,我们要怎么谈世界文学”?于是,她开始向世界翻译中国文学,也开始用汉语进行写作。如今,莫沫依然将翻译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,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进入不同语言的阅读世界。

吴燕青长期生活在香港乡村,从事农耕的经历让她接触到大量仍然生活在村庄中的居民。她以种菜为切口,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访谈,并将目光集中在仍然坚守乡村的年轻女性身上。她们中有的人已经八九十岁,却仍然种菜、耕作。不少人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,在香港乡村度过了一生。吴燕青希望通过自己的书写,让更多人认识到香港城市之外的另一种面貌,让那些容易被城市叙事遮蔽的生活重新被看见。

对于文学来说,跨越地域并不只是地理上的位移,也意味着对不同生活经验的理解。廖子馨出生于柬埔寨,在老挝长大,少年时期来到湖南读书,后来又在澳门生活、工作。不断迁徙的经历让她愿意以更开放的方式理解不同文化和不同人生。

“文学其实就像万有引力一样,能够把所有的隔阂全部消除。”木叶出生于北京,如今长期生活在上海,两座城市都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。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同时,他也不断关注着青年写作者,希望看到更多新的面孔通过文字进入文学现场。

在交流的最后,廖子馨拿出两个写满名字的空瓶子,上面布满参加这次交流的作家签名,“我们要把这个瓶子送给上海作协”。作为港澳作家送给上海的礼物,这两个瓶子或许也像一个小小的约定——山海并不遥远,文字会让人相聚。

“2026中国文学盛典·鲁迅文学奖之夜”系列活动剪影

学奖外滩诗歌之夜”现场
八月二十九日,鲁迅文学周「人民的诗意·鲁迅文《文汇报》供图
屋匾额章”等主题印章
民游客打卡盖章“鲁迅诞辰150周年纪念章”“三味书
先生:走进鲁迅的会客厅”主题活动现场文创展区,市
鲁迅文学周期间,在鲁迅公园微风礼堂“遇见大课现场读者提问
八月二十五日,「阅读」人「这个谜」俄苏文学公开

冯海文摄